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十四

詳校官右中允<sub>臣</sub>薩敏

助教<sub>臣</sub>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范鏊

謄錄監生<sub>臣</sub>程晉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卷十四

宋 真德秀 編

贊文帝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

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

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

嘗欲作露臺召匠

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

臺卿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綈

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

色也 緋厚 緋音大奚反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

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

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

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

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

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

借

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

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應劭

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  
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  
嗚呼

仁哉

贊武帝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

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師古云百

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

表章六經

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

遂疇咨海內

舉其俊茂

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者也

與之立功興太學

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

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他皆類此

協音律作詩樂

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

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畧不

改文景之恭儉呂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師古曰美

其雄材大畧而

非其不恭儉

### 贊昭帝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

師古曰四國謂

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成王既見

金縢之冊乃不疑周公事見此詩及周書大誥

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盍上官

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

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

口減半

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減讀為減省之減

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

賦與民休息

師古曰繇請曰徭

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

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

號曰昭不亦宜乎

贊宣帝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

師古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綜核名實政事文

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

鮮能及之

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盛為械無盛為器鮮少也言少有能及之者鮮音先踐

反

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

亡固存

李奇曰推亡者若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有滅亡之刑周武遂推而棄之固存者譬如鄰國以道

蒞民上下一心勢必能存因就而堅固之今匈奴內自奮爭有事故宣帝能朝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郅支單于使遠適是謂推亡也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故此贊引之信威北夷

師古曰信讀為伸古通用字一說恩信及威並

著北夷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



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師古曰侔等殷之高宗及周宣王也

### 贊元帝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

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則彪自說也外祖

金敞也如淳曰班固外祖樊叔皮也師古曰應說是

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

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

鼓琴瑟吹洞簫

如淳曰簫之無底者

自度曲被

歌聲

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

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八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

度音大各反

分判節度

蘇林曰判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度也韋昭曰判切也謂能分切

句絕為之節制也師古曰韋說是也刊音千本反

窮極幼眇

師古曰幼眇請曰要妙

少而

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

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迭互而為丞相也迭音大結反

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

斷

師古曰為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

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

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 贊成帝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

晉灼曰班彪之姑也

父子昆弟侍帷幄數

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

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盼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

黨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為前視不過

衡輒旁視不過轉較與此不同轉音於綺反

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

天子之容者矣

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跄跄故此贊引之

博覽

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

師古曰稱職充當其任也可述言有

文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

師古曰湛讀曰耽

趙氏亂

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

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又於音烏邑又音烏

合反他

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

皆類此

文章正宗

五

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贊劉向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賢材難得與讀曰歟

自孔

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

揚雄

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

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

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

是乎

師古曰近音其靳反

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

畧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

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意也

鳴庠向言山陵

之戒于今察之

師古曰庠讀曰呼

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

矣

師古曰昭然明白

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師古曰諒信也論語稱孔

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向直諒多聞可謂益也與讀曰歟

### 贊蕭曹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

也

當時錄錄未有奇節

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

漢興依日

月之末光

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天天下文明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

日月為喻耳

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

師古曰高祖出征何

每居守故言守管籥

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

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

冠羣后聲施後世

師古曰冠謂居其首

為一代之宗臣

師古曰言為後世之

所尊仰故曰宗臣也

慶流苗裔盛矣哉

### 贊蒯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

師古曰事見論語

蒯通一說而喪三雋

應劭曰烹酈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

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

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讐

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讐見納也師古曰讐讀曰售謂被初忠

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師古曰謂

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

詩歌青蠅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

止于樊惟惴惴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為蟲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

春秋以來禍敗多

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

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宰

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懼反諧隱公而殺之

樂書構卻而晉厲弑

應劭曰樂書使

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鄢陵之戰卻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卻樂書因是反弑厲公

豎牛奔仲叔孫卒

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怒而逐之魯齊

叔孫病牛

邱伯毀季昭公逐

張晏曰邱昭伯毀季平子於昭公昭公伐平子不勝

因出

費忌納女楚建走

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

之因而構焉云其怨

宰嚭諧胥夫差喪

應劭曰吳將代齊子胥諫之宰

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衆與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吳

李

園進妹春申斃

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

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

上官訴屈懷王執

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後秦昭



誘懷王會於武關遂  
執以歸卒死於秦

趙高敗斯二世縊

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

位乃使其婿閻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

伊戾坎盟宋庠死

李奇曰伊

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詐軟血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庠師古曰庠音在戈反

江

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

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繇與由同

### 贊賈誼

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

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師古曰伊尹管仲

使時見用功

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移風俗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

誼之所陳畧施

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

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

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自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

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

事者著于傳云

師古曰扱拾也音丁活反

### 贊景十三王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

嘗知憂未嘗知懼

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

信哉斯言也雖

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

毒

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宴安鴆毒不可懷也

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

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

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

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贊董仲舒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

師古曰伊尹呂呂

望也堯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師古曰堯堯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

大之屬也

伯讀曰霸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

師古曰耦對也

王

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

師古曰事見論語噫

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

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

游子夏不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

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

儒首先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庠游夏

師古曰漸浸潤也游

子游夏子夏也

而曰莞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

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贊司馬相如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

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贊公孫弘等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師古曰易漸卦上九

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于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

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  
畝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磧出於降虜斯  
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  
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  
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  
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  
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磧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  
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  
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  
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  
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  
之名臣亦其次也

贊司馬遷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

古師

曰纂與  
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

不經

師古曰非  
經典所說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

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末以為之傳

師古曰輯  
與集同

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

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

爭

服虔曰關東六  
國與秦七國

秦并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

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

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

采經摭傳

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

抵牾

如淳曰牾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抵觸也牾相支柱不安也牾音悟

亦其涉獵者

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

其是非頗繆於聖人

師古曰繆普我反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

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

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劉德曰俚

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

其文直其事核

師古

曰核堅實也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應劭曰言其錄事實

嗚呼以

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

書亦信矣

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誣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

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是也

夫唯

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而

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贊戾太子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  
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  
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  
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  
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  
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  
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  
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頤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無兵

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

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

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故曰兵猶火

也弗戢必自焚

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

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

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

戈為武

師古曰武字從止戈所謂會意

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

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師古曰易

上繫辭也

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

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

師古曰遏止也音一局反

因衰激極

道迎善氣

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

傳得天人之祐助

云

師古曰傳引也

贊東方朔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師古曰與朔同

也皆曰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

師古曰喜音許

吏反為音于偽反

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

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

然

朔名過實者以其詆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

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

以上容

應劭曰容身避害也

首陽為拙

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

柱

下為工

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

飽食安步以仕易

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

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

其滑稽之雄乎

師古

曰雄謂為之長帥也

朔之詆諧逢占射覆

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判也

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四  
卷十四

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也他皆類此著音直畧反

贊公孫賀等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  
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  
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 務本抑

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

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

師古曰竟讀曰境

國家大業不可廢



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

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

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

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萬言

師古

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

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

曰

師古曰謂桓寬總評議其善惡

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

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之

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

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

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

師古曰斷音丁煥反

辯者騁其辭斷斷

馬行行焉

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強之貌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

雖未詳備

斯可畧觀矣中山劉子推原王道橋當世反諸正

師古曰正

曲曰橋措之也橋讀與矯同其字從手

彬彬然弘博君子也

師古曰彬彬大章貌也音

彼兕反

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薄譏公卿

師古曰薄音蒲入莫

本反介然直而不撓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

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

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

能自解

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

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

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

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

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

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

厥宗

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

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

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

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无咎无譽言自閉慎

如囊之括結也

彼哉彼哉

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言彼人哉無足稱也

若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

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

斗筭之徒何足選

也

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

其材器小者不足數也  
音所交反  
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

贊揚雄

雄之自序云

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

初雄年四十餘

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

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迺如

是

師古曰恬安也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

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

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

晉灼曰九州之

箴也

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

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師古曰放南往反

用心於內不

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

師古曰習與忽同謂輕也

唯劉歆及范曄敬

焉

師古曰遠千旬反

而桓譚以為絕倫

師古曰無比類

王莽時劉歆甄

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

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

師古曰棻亦杅字也扶云反

莽誅

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

師古曰不須奏請

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

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師古曰幾鉅依反

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

何故在此

師古曰與讀曰豫

間請問其故

師古曰使人密問之

迺劉棻嘗

從雄學作奇字

師古曰古文之異者

雄不知情

師古曰不知獻符命之事也

有

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

命

師古曰以雄解朝之言譏之也今流俗本云惟寂寞自投於閭爰清爰靜作符命妄增之

雄以病

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著酒

師古曰著讀曰嗜

人希至其門時

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服虔曰芭

範

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

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

師古曰言無奈之何

吾恐

後人用覆醬瓿也

師古曰瓿音部小甕也

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

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

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

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師古曰顧念也

凡人賤近

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

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

師古曰謂道德經也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

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

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說於聖人

師古

曰說遠也聖人謂周公孔子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

師古

曰更音工衡反

則必度越諸子矣

師古曰度過也

諸儒或譏以為雄非

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



也

師古曰絕謂無偏嗣也

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

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 贊佞幸

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實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有男

色馬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

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

師古曰言本不以德

進繇讀與由同

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

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

師古曰釁

謂間陳也

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

師古曰撓弱也

音女教反

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

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

咎在

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

者三友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師古曰殆近也

贊勾奴

書戒蠻夷猾夏

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

詩

稱戎狄是膺

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興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

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

遠

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

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  
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  
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  
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  
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  
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

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材力

之士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郡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

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

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

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

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

也

師古曰此說謂勸諭

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

師古曰此說讀曰悅

故

與之厚利以沒其意

師古曰沒溺也

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

愛子以累其心

師古曰累音力端反

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

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

師古曰辰轉謂移動其心

夫賦斂行賂不

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

晉灼曰堅

城固守不勝遺貞士為和親之約也

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

咽哺

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

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

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

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

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

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其桀驁尚如

斯

師古曰驚與傲同

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

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

無已之詐也

師古曰襲重也重置為其事

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

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

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甘

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師古曰幾讀曰興

至孝

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

師古曰直當也

因

其壞亂幾亡之阬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

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

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朝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

邊城晏閉牛馬布野

師古曰晏晚也

三世無犬吠之警言苻庶亡

干戈之役

師古曰苻古黎字

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

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

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

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

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

師古曰遂古眉字

使於中國不為叛



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

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

昧利不顧

師古曰昧貪也音妹

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

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

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

未可以經遠也

師古曰媮與媮同

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

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

分九州列五服

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

物土貢制外內

師古曰物土貢

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  
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

或修刑政或昭文德

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

師古曰春秋成十五

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外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

夷

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

師古

曰辟讀曰僻

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

師古曰雍

讀曰

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

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

內疎而不戚

師古曰戚近也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

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

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人

其慕義而貢

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

夷之常道也

### 贊西南夷兩粵朝鮮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

亦以粵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

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河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

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

追觀太宗填撫尉佗

師古曰言大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力反

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者哉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

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贊西域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

師古曰圖謀也

從音子容反

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

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

盛故能睹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

師古曰璆音代瑁音妹

感枸

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

師古曰枸音矩

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

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淳如

曰文甲即璆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

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

門

孟康曰西駿馬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

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

於外囿

師古曰巨亦大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

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

之帳

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

落以隨珠和璧

師古曰落與緒同

天

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

師古曰依讀曰辰如小屏風而畫為

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人為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

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

之

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

已俞之人所謂貧人也動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已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曰畢化成黃龍八大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

俞音踰碣音大浪反計音弋戰反  
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

及賂遣贈送萬里相

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擢酒酤莞鹽

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

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

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

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

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

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



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鄩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  
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  
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  
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亦何以尚茲

師古曰西戎即序註已見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

公曰德不加馬則君子不饗其實政不施馬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貴者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益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道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贊外戚

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

之

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夫女

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

師古曰繇與由同

窮富貴而不以功

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  
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  
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  
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

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噉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贊王莽

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國皆有名譽故贊引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

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

姦慝以成篡盜之禍

師古曰肆放也極也

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

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

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

師古

曰睢音呼季反

滔天虐民窮凶極惡

師古曰滔漫也

毒流諸夏亂延蠻

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

心

師古曰囂然衆口愁貌也音五高反

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

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

丘壠發掘害徧

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

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

六藝以文姦言

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

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

炕龍絕氣非命之運

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

命也紫色蠹聲餘分閏位

應劭曰紫間色蠹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

之餘分為閏也師古曰蠹音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蠹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贊蠹聲為蛇聲

引詩匪難則鳴管蠹之聲尤穿鑿矣

聖王之驅除云爾

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

師古曰言驅逐也除以待聖人也

右三傳史漢褒貶之辭

議論十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  
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  
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  
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  
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  
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  
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  
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

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

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

天下衆書往往

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  
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  
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  
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  
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  
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  
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



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閑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

按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也

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

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

博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

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閑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

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  
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  
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  
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  
以尚書為備

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

謂左氏為

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  
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

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

師古曰比合也

經疏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也

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

誦絕之

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

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

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

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

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

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  
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  
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  
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

真

師古曰黨同師之  
學妬道疏之真也

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

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  
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欲移書上

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  
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欲廣道術亦

何以爲非毀哉。歟。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按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蓋不少也。

### 韓愈重荅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

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

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擇其可語

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

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異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

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  
可知竢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  
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  
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  
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  
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  
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

吾子其未之思乎

能字方本作為方云考之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

不為也則此為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為字疑公自用論衡非戴禮也今按作為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

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

一來

與孟簡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  
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  
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  
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  
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  
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  
往來

要自至難得以下十一字諸本皆如此方從閩杭蜀  
本刪胷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今按此書

稱許大願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  
畧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  
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  
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  
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  
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  
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  
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  
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  
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  
以為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  
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  
鬱鬱不能自達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  
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  
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  
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

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  
稀俾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穰然反求諸身  
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特  
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  
豈不  
偉哉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  
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  
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  
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  
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  
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

崇或作福

且彼佛者

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

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

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冒臆作威福

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或作非大惑歟

且

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

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

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

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

予下或有字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

楊子

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云或作曰

夫楊

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

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

及秦滅

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

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七二三故

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

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  
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  
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  
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  
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

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荅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  
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  
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

或無有字○今按有字  
或當在此句其字下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

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  
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

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  
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  
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馬為衆人

蠢馬或作蠢然

所謂

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

于其初

謂下閤杭本無順字非是

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

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

已而已矣

方從閤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閤杭本之謬全無文理

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

而後乎其文者也

後上或有而字

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

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

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

上行

或有大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

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

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欺果若是子之

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

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大學愈猶守是

說而竢見焉

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方云見胡甸切公時為博士也

愈白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

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  
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  
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  
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  
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似  
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  
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  
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

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  
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  
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  
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  
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柳宗元荅周巢書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夫人用文雅  
從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

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  
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予而無  
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墮焉若璞其形固若是  
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方  
盛譽山澤之癯者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  
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  
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  
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

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  
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癯於  
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  
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  
屯而居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  
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  
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  
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



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太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徃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

與楊誨之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

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  
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  
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  
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  
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  
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  
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  
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

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格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

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曰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  
與子果異類邪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  
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  
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  
下皆宜縱目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  
乃可苟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邪若然者聖  
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  
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

藻續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  
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  
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邪吾之憂  
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  
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距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  
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  
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呌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  
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

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馬狂奔掣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邪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

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邪忍汙雜罵諱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為佞且偽其旨在於恭寬遜讓以



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頰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邪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邪度不得已而至於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

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已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尫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

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

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

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  
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  
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  
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  
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竇吾子其類是  
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  
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  
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

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為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

時遭訛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挫折然已得號為狂疎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

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今僕專專為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



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物  
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  
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  
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  
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  
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  
矣幸悉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典雅後來之  
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為蒲捎馱馱何可當也其說韓愈

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閑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甬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令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

旨如此

按說車詞義不皆粹然大旨不外是矣  
書辭頗汗漫以其間多名言故取之

###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

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眎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

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韓愈送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  
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  
是可以與之游乎

之名或作其名  
而是或作則是

楊子雲稱在門牆則

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  
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訶其  
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  
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

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  
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  
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  
為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為或作禮樂  
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  
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  
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  
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  
說而瀆告之也

行上或有所以字江河方作  
河江瀆告之方無瀆之二字

民之初生

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

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

粒或作殺

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

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

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

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

為下或有之字

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

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

脫或作免

今吾與



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

辭於是乎言

按柳丈送僧浩初序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屠言訾余與浮屠游近隴西

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爽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

求實者矣吾之所恥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變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為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開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韓柳並稱而其道不同如此故附見焉以上論理

庶子王生子蓋寬饒書

寬饒傳宣帝推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

大輒舉所劾奏衆多足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  
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  
犯禁京師為清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  
身為司隸于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  
刺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  
刺譏好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  
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  
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  
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  
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  
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

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

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太子

師古

曰匡正也  
拂讀曰弼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

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

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

師古曰遽

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而慕子胥之末行

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

自取誅也

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

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

比之貴重之極也不測謂深也

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

拙

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

大雅云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寬饒不納其言

○按此蓋以危行言孫望寬饒也然則宣帝之時可知矣王生蓋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 韓愈與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

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

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

或無跡字陞或作昇

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

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

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

方無于野字

地薄

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

京或作漢

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

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

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  
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  
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  
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  
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  
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  
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  
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



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荻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間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

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柳宗元與退之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

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

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

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

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

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  
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  
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  
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  
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  
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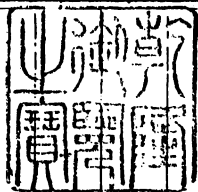
按退之荅劉秀才書云辱  
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

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  
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情  
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  
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

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莊固瘦死陳壽起又  
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謫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  
曄亦誅魏叔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  
身貴而令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  
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  
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  
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  
執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  
合不欲令四海內有威威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  
耳非必督責迫促今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  
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  
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連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  
可草草作傳記今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  
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  
爾為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  
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



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退之之論如此宜其為子  
厚所屈也然所謂據所錄則褒貶自見實後世作史者  
法之



文章正宗卷十四